

优雅白鹭

□谢汝平(江苏淮安)

在我的家乡,白鹭被俗称为“鱼摸”,名字虽俗不可耐,却亲切传神,就像自家孩子的乳名,同时也凸显出白鹭是一位捕鱼高手。当然,白鹭并不像渔夫一样忙碌和苍老,反而有着令人赞叹的美丽和优雅,即使在浅水或沼泽中,也似闲庭信步。白鹭没有手,看不到其双手背在身后踱步的情景,但白鹭更像一位满腹经纶的书生,就在水里转悠,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,一边酝酿着澎湃诗情,好像不经意间,一首诗就会从白鹭的口中吟咏而出。怪不得郭沫若在《白鹭》一文中说:“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。色素的配合,身段的大小,一切都合适。”其实,白鹭并不吟唱,它的诗只在胸腹之中,让你遗憾没有欣赏的机会。但,洁白的白鹭配上清澈的水、绿色的芦苇蒲草,加上远处陈旧而温馨的村庄做背景,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,弥补着不唱歌的

缺陷,让你可以从视觉上去欣赏和赞叹。

白鹭的美丽是全方位的。安静的白鹭有点像哲人,在沉默遐想,在思考人生,偶尔看一看天,见蓝天上与自己一样白的云朵在自由飘荡,心中生起许多共鸣。白鹭迈腿走路时,是令人震撼的,那双长腿,像踩高跷的艺人在全力表演,但要比讨生活的艺人们轻松惬意许多。白鹭偶尔一低头,看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,满意自己犹如模特的身材。白鹭再一低头,嘴里就会衔条小鱼,这高超的捕鱼技巧,是与生俱来的,没有一点征兆,没有行动前的助威呐喊,没有成功后的喜悦和满足,有的只是面对生活的淡定。白鹭飞起时,双翅展开如扇,姿态优雅从容,慢飞犹如叶落花间,快飞好似一箭疾驶。白鹭群飞时,你会看到它们另一种性格,那是风中的狂野,那是天边的喧嚣,那是生活中该有的灵动,

那是与亲人相聚时的欢乐。其实,不管是谁,守着亲人朋友,守着美丽家园,谁能抑制住心中那份情感呢?

白鹭与人相处融洽,人们对白鹭说不上有多好,也不会对白鹭使坏。儿时经常捕鸟,那时没有什么环境保护鸟意识,只是为了饱口腹之利,当然捉得最多的是麻雀,对白鹭是不忍动粗的。并不是因为白鹭瘦而无肉,也不是白鹭灵敏难捉,只是对天生丽质的白鹭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惜。即使偶尔在蒲草的梢头,看到白鹭巢里洁白的鸟蛋,也不忍窃取。所以现在想起白鹭的时候,心中没有一丝愧疚,我庆幸,是当初的仁义成就了如今心中的安然。

白鹭属于乡间属于水面,每次回乡时看到白鹭,心中就会烦躁顿消。仿佛自己也是一只回归群里的白鹭,找回宁静安详的田园生活,可以轻松惬意地啄啄轻波。

地曲莲

□梁永刚(河南平顶山)

地曲莲是在生长在草丛中的一种食用菌,学名叫“普通念珠藻”,别名有很多,如地耳、草耳、地软、地衣、地踏菜、地见皮、地钱等。因其在河滩或山坡草地里生长出来的,故又称草耳。在一些地方,地曲莲还有个不太文雅的俗名叫雷公屎,因其出现在雷雨之后,故而得名。紧贴地面生长的地曲莲胶质丰厚,滑嫩透明,色泽或暗黑或深绿,摸上去滑溜溜的,吃起来润而不滞,滑而不腻,松软脆嫩,爽适可口,算得上乡间味道最为鲜美的一种野菜。

在童年的记忆中,夏季是捡拾地曲莲的最佳时节。接连下过三五场雨后,村子后面小山上、田野里,便长出了一片又一片黛青色的地曲莲,像盛开的褐色花朵铺满一地。大地母亲的孕育,让深埋于地下的地曲莲周身积攒了势不可挡的力量,在黑暗的泥土中蓄势待发。随着一场场激情夏雨的摇旗呐喊,激情满怀的地曲莲争先恐后破土而出,排山倒海般缀满在沟沟壑壑,铺展出生命的葳蕤和顽强。雨水越连绵不断,地曲莲长得越旺盛勃发,模样也愈加水灵鲜嫩。阵雨初歇,空气氤氲着湿漉漉的凉意,蓬松的乱草丛中、杂乱的碎石堆上,一片片簇簇的地曲莲痛饮着甘露,贴着地面疯长,为广袤的原野涂抹上浓重的一笔亮色。俯下身仔细端详,这些大如铜钱,小如纽扣、褐中透绿的地曲莲或钻于草丛,或长在石缝,一簇簇、一朵朵,犹如用水浸泡过的木耳,水灵灵,嫩生生,肥润润,湿漉漉,滑腻腻,手拉手并肩挤扛在一起,娇小纤弱,楚楚动人。

一场雨水,一顿美餐。每逢下过几场雨,一地干瘪的地曲莲就被泡发了。母亲告诉我,拾地曲莲要看天气,雨一停日头没出来是最好不过的。地曲莲太娇嫩,最怕晒,要抓紧时机,赶紧捡拾,否则等日头出来一晒,地曲莲就会缩成一丁点。地曲莲味道鲜美,捡拾起来却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,不仅需要耐心,更需要细心。由于地曲莲大都生长在石缝中草丛间,个头小且皮薄娇嫩,用手指拿起的时候稍一用力就容易将其捏碎。

农人们没有将地曲莲制成干品贮存起来的习惯,基本上都是即采即食。捡拾难,择洗起来也相当麻烦。地曲莲生长在草窝里,一道道褶皱里挟裹着泥沙,夹杂着草末。泥沙倒好清洗,草末是最难去除的,密密麻麻吸附在滑腻的地曲莲上,不用水淘洗十遍八遍是很难收拾干净的。

地曲莲的吃法很多,可凉拌,可掺入鸡蛋热炒,也可制成素馅蒸包子、包饺子或者蒸卷煎。凉拌地曲莲的做法很简单,只需将其放入开水中焯一下,用竹制的箊篱捞出控干,倒进调凉菜的搪瓷盆中,加入精盐、食醋、酱油、味精等佐料,再淋上麻油拌匀,撒适量葱花装盘即可。如今想来,关于地曲莲的美食,母亲最拿手的除了地曲莲炒鸡蛋外,便是地曲莲包子了。母亲将择洗干净的地曲莲切碎后,掺入煎得金黄的鸡蛋、剁碎的粉条、葱花、姜末,再加入花椒面、精盐等佐料,均匀搅拌成馅料,然后用面皮,将馅料裹进去,捏出无数褶子,上笼大火蒸上二十分钟,便有一缕缕清香味从箊与箊之间的缝隙里钻出来,把贪吃的我馋得直流口水,眼巴巴地等着喷香鲜美的包子出锅。

在乡间,地曲莲是上苍赐予老百姓的一份厚礼,是饥馑年代穷苦人家代粮度荒的恩物。地曲莲又叫地踏菜,清代王磐编纂的《野菜谱》一书中,收录了一首《地踏菜》的民谣:“地踏菜,生雨中,晴日照郊原空。庄前阿婆呼阿翁,相携儿女去匆匆。须臾采得青满筐,还家饱食忘岁凶。”这首清新自然富有乡土气息的歌谣,生动地勾勒出一家老小采食地踏菜果腹度荒的凄惨场景。由此可见,自古以来,地曲莲就是饥年重要度荒的天然野蔬,不知拯救了多少劳苦大众。

地曲莲,一个朴素寻常且带着泥土气息的名字,宛如乡间素面朝天的粗布衣衫的清秀村姑,又似雨后田野竞相绽放的淡雅花朵,虽然没有浓妆妖媚的姣好面容,也无婀娜多姿的动人身材,却迎着缥缈的水汽恍然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,摇曳着淡淡的乡愁和家的味道。



母亲爱上普通话

□徐建中(湖北钟祥)

妻子怀了二宝,忽然特别想吃家乡的大酸桃子。我赶紧开车赶回了老家,没曾想,家中的小四合院一片寂寥,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。我正思忖去哪找母亲,邻居张婶刚好经过,她说:“你妈妈去镇上的老年大学学普通话了。”我一下子纳闷起来,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,一生都在和泥土打交道,连方言都有时候讲得磕磕巴巴的,怎么会去学普通话?

疑惑之下,我去了镇上的老年大学,母亲还真在那儿,一帮老年人学得正起劲。母亲看到我,眼神闪过一丝意外,居然红了脸。她淡淡地笑着,笑容里似乎隐藏着很深的秘密。我记得母亲以前说过,她最怕的,就是上学堂;尽管那时候生活贫苦,但是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母亲,宁愿在烈日的炙烤下提着竹篮去挖野菜,也不愿意读书。而现在,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母亲,一把年纪了还重返学堂呢?

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,解释说:“你别多想,就是你爸走了后,我一个人也没什么事,就来这里学学普通话,打发一下时间。”从母亲躲闪的眼神中,我知道母亲肯定没说实话,但我忽然觉得很内疚,父亲前年得脑溢血离开了,我当时就让母亲到城里和我们住,但她硬是不愿意,说在农村住习惯了,空气好,人也熟,哪也不去。而我,居然相信了母亲,把她一个人留在了老屋。这次,母亲去学普通话,应该就是太孤寂了吧。

我把母亲扶上车,担忧地说:“妈,您还是跟我们去城里住吧。”母亲摇摇头:“你们马上就两个孩子了,负担本来就重,我现在身体挺好,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我知道母亲很固执,于是又说了很多劝慰的话,但她坚如磐石,毫不动摇,最后轻轻说:“你也别挂念我,放假有时间时,把孩子们都带回来我看看就行了。”“那是自

然。”我口上答应着,心里明镜似的,母亲是想念他的孙子。

回家摘了桃子,吃了饭,天色暗淡下来,我准备趁着夜色赶回城里。母亲把我送出大门,欲言又止。我上了车,发动引擎,摇下了车窗,母亲在向我招手。我冲母亲笑笑,慢慢松开离合器,车缓缓向前走。忽然,母亲又靠向车窗,小声说:“等一下。”我赶紧点住刹车,看向母亲:“什么事?”母亲顿了一下,终于说:“等你媳妇生了,一定要多带孩子们回来玩玩,你放心,我现在普通话说得挺顺溜了,保证不会把方言传给他们。”

我心头一震,原来母亲学普通话竟是为了不影响她的孙子。我不住点头、微笑,虽然鼻子酸酸的,但终究是没让泪水落下来。车子向前行驶,后视镜中的母亲越来越小,但她那关切的眼神却越来越深。我的泪再也无法抑制,无声地滴洒在方向盘上。

